

未名湖畔大师谈

上

演讲

主 编 陈永利

林毓生 孙歌 陈思和 李猛 杜维明 赵汀阳 汤一介 王蒙 叶朗 楼宇烈 陆胤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未名湖畔大师谈

上

演讲

主 编 陈永利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未名湖畔大师谈·上·演讲 / 陈永利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300-24059-6

I. ①未… II. ①北… III. ①人文科学-文集②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2772 号

未名湖畔大师谈 (上·演讲)

主编 陈永利

Weiminghupan Dashit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50mm×230mm 16 开本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24.25 插页 2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77 00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编 委 会

顾 问：叶静漪

主 编：陈永利

副 主 编：王逸鸣

执行主编：石运佳 赵 优

编 委：韩 蒙 钟 诚 王 巍 李诗鸿

余 祺 程 熙 冯鹤昌 向 伟

范星盛 高 薇 唐元超 邹昀瑾

黄承炳 齐浩楠 杜宇峰

目录

韦伯论儒家思想的评析	林毓生 / 1
如何看日本	孙 歌 / 16
“五四”文学：	
在先锋性与大众化之间	陈思和 / 36
一轮明月照古今：	
贯通中国古今文学的诠释模式	王润华 / 60
培养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传统	李 猛 / 78
从新轴心时代看对话文明与	
求同存异	杜维明 / 109
政治哲学的新视野	赵汀阳 / 134
汤一介先生谈治学门径	汤一介 / 156
文艺与异端	王 蒙 / 175
“让每一个人都必然感兴趣	
的事物”	尤根·史陶森伯格著 刘哲译 / 198
试论费正清及其哈佛学派的	
得失成败	龚忠武 / 212
性别与历史研究	李贞德 / 226
美学的基本理论和北大的美学传统	叶 朗 / 236

中国文化的精神和特点	楼宇烈 / 253
当胡适遇到蒋介石	汪荣祖 / 276
雍正帝与清初思想的转折	陆 胤 / 298
西湖在日韩	金文京 / 329
南方境外：强进与退让	王赓武 / 347
沈艾娣：中外学术界对“天朝上国” 心态的误读	于淑娟 / 376

韦伯论儒家思想的评析^①

林毓生*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我很高兴能到这儿与大家共同讨论一些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我今天想向大家报告的是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10 年以前，我在北大哲学系曾讲过关于韦伯的课，所以我知道至少 10 年前韦伯在国内很受重视。10 年后我想国内对韦伯应该有更深切的了解，因为韦伯的著作好几本也已经翻译成中文了，而且台湾地区翻译的在大陆也已经翻版了，所以关于韦伯著作的中文翻译版本也比较多了。但是，由于没有跟大家长期相处，不了解在座的各位对韦伯的了解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所以我准备用一个半钟头的的时间讲一讲韦伯关于中国的研究。

韦伯不懂中文，也不是研究中国的专家。他是关怀他的问题，在关怀他的问题的范畴当中，写过印度，也写过中国。他是用他的观点来研究非西方文明。并且韦伯于 1920 年就故去了，所以他引用的西方关于中国的许多材料不一定很准确。但是，由

① 本文为林毓生先生 1999 年 5 月 6 日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作的学术报告，由刘玉照根据录音整理而成，并作了简单的文字处理。

* 林毓生：原籍山东，1934 年生于沈阳，1958 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70 年获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哲学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并任弗吉尼亚大学访问助理教授，1970 年开始执教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学系。著有《中国意识的危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等。

于思想比较深刻，他关于中国的很多意见还是很值得参考的。大家都晓得韦伯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至少我认为比涂尔干等人要更重要、更有原创性。现在大家都知道韦伯是社会学家了，但是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社会学家，他最初接受的训练是历史学训练，但是他这个历史也不是普通的历史。当然韦伯就是韦伯了，很难用什么符号来表示。他受的基本训练是史学的训练，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罗马经济史方面的东西，但是他的关怀不是一个普通的、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的关怀。这一点我为什么特别要向各位报告呢？就是因为他的比较分析、他的理论上的贡献有很强的史学上的背景，虽然他本身不是一个普通的史学家，但是我觉得这是提高他理论的深度的一个资源。涂尔干也是一个很尖锐的社会学家，是社会学的 founder fathers 之一。涂尔干也非常 brilliant，但是他的理论深度很难与韦伯相比。韦伯研究中国是从他自己的观点来研究，并且有那么多限制，所以在西方的中国研究中，有的认为韦伯影响很大，有的认为没有什么影响。认为他影响很大的有点牵强附会。比如，我看到有本中国香港或台湾的中文著作，说前一段刚刚逝世的一个研究中国的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受了韦伯的影响。但是，据我所知，费正清连韦伯的东西看都没有看过，所以这就是这位作者自己想象的了。据我几年在国外研究中国史的经验，韦伯对西方研究中国这个行当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而且西方研究中国的专家们，包括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等，大部分都没有看过韦伯研究中国的东西——当然可能看过他研究西方的东西，那是另一个问题——西方研究中国这个领域，对于韦伯并不是很重视。有的也引用，那是因为韦伯很有名。西方对于韦伯的中国研究并不是很严肃，虽然关于韦伯的研究，西方社会学界开过几次会，也有些论文，但影响不大。

我为什么对韦伯特别有兴趣呢？原因很多。就我自己的分析，我认为中国文化方面基本模式是一元式的，政教合一，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研究结论。韦伯也认为中国文明基本上是一元的，所以我就参考一下他的思想。我过去对韦伯关于西方的说明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因为我的老师辈都非常重视韦伯。比如，阿伦特——一个非常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在一本书中说：西方文明变成今天这样，当然有个历史的过程。西方文明为什么变成这样？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西方文明变成这样？它将来蕴含的可能性是什么？是自我毁灭呢，还是越来越好呢？阿伦特说，从历史的观点来了解西方文明的特质，关于这个问题，只有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里提出了对于这个重大问题的相应的重大解答。解答得对不对，可以讨论，但是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走向以及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等重大问题，也就是“以经济为主导的西方文明中表现出的一种历史性的特性是什么”，这个问题当然很重大了——作出一个深刻性的回答，只有韦伯这本书。我基本上同意我老师的这句话。

我研读韦伯很多年了，也正是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这样一种学术气氛使我觉得韦伯很有意思。我是1960年到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当时是秋天，注册以后，因为一个礼拜后才开课，我就到大学书店去看书。后来碰到几个朋友，都提到韦伯，我就把韦伯的书拿来看。我看了几十页，大概有二三十页吧，我全身衬衫都湿了，震动得使我觉得惭愧，惭愧到我浑身发汗。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谁是韦伯。我从台湾来，那时老师告诉我罗素最重要，我就发奋一年念了10本罗素的书。自以为了解了西方文化。但是当我到芝加哥以后才发现，对于西方人了解西方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我连听说过都没有。真是惭愧得无地

自容。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因为看了二三十页韦伯的书后，觉得真是深刻。相对来说，罗素就不必上场了，层次太不一样了。

现在我就给大家报告韦伯关于中国的分析。首先给大家报告一下他的出发点。他觉得世界的文明有两种：有一种叫悲剧性文明，有悲剧意识；有一种文明没有悲剧意识。举例来讲，日本文明就没有悲剧意识，古埃及文明也没有悲剧意识，并且大部分受了巫术影响的文明，好比墨西哥的印加文明，悲剧意识极弱。世界上有悲剧意识的文明，无所谓高级、低级，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都达到了哲学上的突破。什么是哲学上的突破？哲学上的突破基本上要达到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达成一种 universalistic principle，即具有普遍性的一种原则，它超越时间，超越地域，超越各种人。好比说人应该诚恳，不管你是帝王也好，穷人也好，所有人都应该诚恳，而且诚恳不是骗人的，必须对诚恳负责。第二个是 accountable，交代，就是必须对应用这个原则以后产生的结果负责。有了这个原则以后就要有个交代，没有交代就是假的、是骗人的。普适原则超地域、超时间，必须有结果，对结果有交代。

那么为什么有悲剧意识呢？因为产生了两个世界。悲剧意识的兴起必须有两个世界，没有两个世界，不可能有悲剧意识。哪两个世界呢？一个是超越世界，永恒的世界；另一个是不永恒的、属于时间的、欲世的世界。超越世界，超越时间、地域、肤色，假如这个原则适用于所有人的话，你承认了这个原则，就要有个交代。这就会与俗世的世界产生一个极大的落差。当你为永恒世界的永恒的普适原则所启发，你如果认同了这一世界，自然就会发现你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你个人或一些相关的人都 for

short of your attention。你认同了这一原则，可是你永远达不到。因为这个原则是十全十美的，而人不可能十全十美。比如你想做一个最好的父亲，但你永远达不到成为一个最好的父亲的目标，所以就产生一个落差，好比两个山之间有一个山谷一样，永远跨不过去，那个更高，永远在那，这个更低，永远在这。于是你说：算了罢，管它高不高的，把它扔掉算了。但是人很奇怪，总忘不掉。既然那个超越原则是对的，那么就要努力达到，但是你又永远达不到，于是就会产生悲剧意识，而这个悲剧意识是界定高度文明的一个条件。韦伯认为，西洋资本主义文明之所以兴起，除了物质条件已经配备以外，还有一个精神思想的因素，带领西方突破了原来的经济组织和经济生活，产生了新式的产业革命式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有两种，一种是 commercialism，另一种是 industrialism，韦伯说的是 industrialism。想赚钱的人，每个社会都有，出现在各个文明之中。但是为什么西方人在 16 世纪末、17 世纪初产生了一个突破？大家都喜欢赚钱，但是西方人特别能赚钱、特别有效率。我们中国文明在 8 世纪~14 世纪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在经济发展上，主要是 capitalism 和农业；并且在技术方面中国文明都走在其他文明的前面。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我们是最强大的文明，而正是在西方实现 industrialism 的时候中国停滞不前了。这时，西方在社会结构等方面超越了中国。到了 19 世纪，西方已经进步很多，而中国还停留在工业革命前期。

韦伯讲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他分析的结果是与新教改革关系很大。新教改革当然有很多派，韦伯认为主要是两派：一派是路德教派，一派是加尔文教派。路德教派产生一种“天职”的观念，就是不管你生在什么地方，不管什么原因，比如我是一个公

共汽车司机，如果我相信路德教派，我就觉得作为一个司机而为市政府做事是神圣的，specialization discipline 已经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色了。虽然路德教派对资本主义作了很多贡献，包括天职观念，但是要实现突破，路德教会不可能，受路德教会影响的人也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路德教派还有神秘主义，还可以把自己的痛苦跟上帝讲，因此，人间的 tension 不会那么大。因此，韦伯说真正的突破来自加尔文教派。

加尔文教派之所以能突破，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加尔文教派受了《旧约》的影响，发扬《旧约》的精神，而《旧约》最主要的就是对先知的提升。《旧约》讲，公元前 8 世纪出了一些先知，这些先知产生、出现以后，代表上帝讲话，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没有意义。路德教会的人们不可能把这个世界变得没有意义，你去祷告上帝，可以跟上帝沟通；你是现世界的人，你跟上帝去祷告，上帝可以听到你。既然作为现世的人可以跟上帝沟通，现世就不可能没有意义。但是加尔文教派认为现世没有意义，意义只是来自超越界，并且我们不可能知道超越界的什么东西，只有先知代替我们知道意义是什么东西，然后告诉我们。这是加尔文教派逻辑上最主要的特色。为什么加尔文教派有一个突破性呢？加尔文教派的突破性来自下面的逻辑。

假若我们都是相信加尔文教派的教徒，加尔文教派的教义就是这样的：第一点，绝对的超越界，就是上帝在超越界，上帝代表永恒。第二点，上帝真正的意思，你们并不能完全了解。我们相信上帝，但是我们并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从人间来讲，这是一个最不合理、最不人道的东西；但是从历史影响来讲，这里面却产生了一个最深刻的东西，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加尔文教派根据《旧约》的教义，认为我们虽然是基督徒，相信基督，但是我

们将来是否能够得到拯救是由上帝决定的，而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在我们出生之前，上帝已经决定了将来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但是我们不知道。我相信这个事，但是对于我将来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第一我不知道，第二也不能完全由我来决定。从中国的观念来讲，世界上还没有比这更不合理的事，但是根据韦伯的分析，正是这个教义导致了加尔文教派对于经济组织产生了突破，这是产生近代经济组织的精神力量。当然你可以不相信加尔文教派，但是问题是刚好历史上有一批人相信加尔文教派，他们不相信其他的，连路德教那一派都不相信，他们就相信加尔文教派。加尔文教派告诉他：你将来是否得到拯救，在你出生之前上帝就决定了，但是你自己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这种人就会产生一种极大的紧张、极大的困惑。当然这张力来自于你的信仰。那么在生活的层次怎么解决这种紧张呢？根据韦伯的分析，就是你要使你变成上帝的奴仆，你要用你现世的生活来光耀上帝、来增强你的信心，这种信心是上帝的赠予。你虽然不知道将来是否会升天堂，但是作为人，你要把自己变成上帝的奴仆来光耀上帝。在现世中努力做事，得到一些成就，这种成就使你觉得比较有信心。你的信心在加尔文教派看来就是上帝的一种赐予。在现世层次上，就是靠这种信心来对付你的精神危机。

当然，这是很粗浅的一个逻辑了，不晓得你们能否用想象来理解这一逻辑。我举另一个例子，好比你相信加尔文教派，你内心中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寂寞和孤独感。这种寂寞和孤独感，你的家人、朋友没有办法给你消除，因为作为加尔文教派来讲，你现世的关系是没有意义的，换句话说，你跟你的朋友、家人之间的这种现世的关系是非常 limited、非常有限的一种关系，没有永恒的意义。唯一永恒的意义来自上帝，而你与上帝又没有

办法沟通。加尔文教会不许人祷告，但是你相信。古代有很多教派，拜太阳的，拜蛇的，拜树的，但是相信《旧约》的先知以后，这些都变得没有意义了，所有的世界都不迷人了。你拜一个石头，就是因为石头迷人吗？但是你相信加尔文教派以后，石头就是石头，因为超越界的上帝是唯一意义的来源，所以不是上帝就一切都没有意义。假如你相信这一点，现世的各种关系都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而你对于有意义的事情又没有办法沟通，你想一想这苦不苦？人世间最苦的一种人就是相信加尔文教派的基督徒，心里面最苦，最寂寞、最孤独。这种苦怎么承担呢？怎么解决这种苦？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到个人的外面世界去努力工作，产生一种成就感。你在世界上有了成就以后，这种成就本身是一种荣耀。正是这种最不合理的张力，这种 tension，促使加尔文教派的人去征服世界。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西方出现了突破？就是因为只有西方有这么不合理的東西，而就是这个不合理的東西产生了一种新的東西，韦伯叫 rationalism。理性有两种：一种是工具理性，一种是价值理性。价值理性是真善美，真善美不需要其他的东西来替它解释，本身就可以解释。如果是真正追求真、真正追求善、真正追求美的话，不需要其他的说明，本身就行了。这就是价值理性。什么是工具理性呢？工具理性就是要用理性来作基础，达到你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采用最好的手段来达到你的目的。目的可能不是很理性，可能不是真善美，不是价值理性，但是你为了达到目的，必须根据理性采用最有效的手段，根据这种最有效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韦伯把它叫作工具理性，即用理性产生最好的工具，用这个工具达到你的目的，至于目的合理不合理它不问。这就是工具理性。韦伯说，加尔文教派这种最不人道、不理性的东西，却产生了最强的理性、最强的工具理

性、最有效率的工具。这种工具是干什么呢？赚钱，最好的赚钱的办法。根据韦伯的分析，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最不理性的东西，但是来自最理性的工具。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铁笼，使人间没有意义。我个人认为这与韦伯比较有悲剧意识有关。有悲剧意识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是看得比较深。换句话说，韦伯对于现代文明，基本上是相当悲观的。我对此比较容易认同。资本主义来自 17 世纪的突破，来自一种精神文明，这种精神文明促成一种工具理性，工具理性使人第一找不到意义，第二自我毁灭。这是韦伯的一个悲观的看法。我觉得这种悲观意识是比较合理的，是可以接受的。举个例子，人作为一种动物，我们是什么、来自什么不知道，将来走到哪里也不知道。我们就这么生了，100 年之后，或 90 年、80 年以后完了。但我们有一个特色，跟动物不一样，就是容易组织起来，还有一种思辨能力，这不是一种动物本能。按理说，有组织、有思辨能力应该搞好啊，但是我们产生了一种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使得我们就好像背后有一种力量在推动我们，要效率，要赚钱：你能赚钱，我比你还能赚钱；你有效率，我比你还有效率。讲究效率产生什么结果呢？过去我们人类没有汽车，最多自行车就很好，现在有了汽车，汽车就要用石油，造成污染，而石油又从哪里来的呢？是几十万年前埋在地下的，用完了怎么办？再比如吃汉堡、吃牛肉，可是因为吃汉堡养牛，把中南美的原始森林已经毁坏得差不多了。我们说要有效率，但是资源就完了，将来大地反扑，大地就完了。完了就完了，这就是自我毁灭。人们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有个机器在往前推：我就跟着走，你有汽车我也有汽车，没有什么理由的。资源用完了，最后就自我毁灭了。这种力量是一种非常不理性的力量，但却是最理性的效率，而且没有一个人可以

控制得了：开会没有用，口号也没有用，国际会议也没有用，什么也没有用。大家就是往前走，把资源都毁掉了。

韦伯对中国的分析是怎么回事呢？韦伯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为什么没有产生西方式的有实质性的突破，没有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和生活方式？西方产生这种有效率的文明，产生世界上最大的一个 power，是因为它有个突破，这种突破来自一种精神资源。加尔文教派虽然并不要求赚钱，但是这种精神资源的一个未预期的结果是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文明。而中国没有精神资源使得传统的中国产生这种突破，所以尽管传统的中国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很有效率，但是没有办法产生一种结构性的改变。为什么不能产生结构性的改变呢？因为中国的宇宙观主要是一元的，跟加尔文教派相比，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天人合一，人间世界是最好的世界，我们没有必要去想另一个世界来取代这个世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去适应这个世界的要求。

韦伯的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多争论，我认为他的这个观点不对。韦伯认为，因为中国的宇宙观是天人合一，人间世界是最好的世界，所以没有力量来指导你、促使你、命令你去征服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很好，唯一能做的就是适应这个世界，所以，韦伯说在中国不可能产生结构性的改变，因为结构性改变必须有一个放弃这个世界的前提，现在接受了这个世界，你唯一的可能就是适应这个世界，而不是要征服这个世界。不是利用更高世界的资源来征服这个世界，而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去适应这个世界、接受这个世界，所以不能产生结构性的改变。我个人看法有一点不一样：假若韦伯的语言可以在刚才我讲的这个层次来理解的话，那么韦伯对中国的了解不但是不足，而且有很

多错误，必须修正。那么他有哪些错误和不足呢？从语言这个层次上理解，如果只有一个世界，那么逻辑上就应该接受这个世界、适应这个世界，但这是对儒家的误解，因为儒家思想里面也有一个超越界，也有悲剧意识。超越界是永恒的，现世界是不足的，所以要根据超越界来对付这个世界。相信儒家思想的人，并不是全部要求适应这个世界，而是有内部的超越界，根据对这个超越界的信仰来改变现世界。换句话讲，我们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并不是对现世中的所有东西都接受的。当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不公和不对时，我们有内在的资源使得我们对这种不公平进行批评，要求改善。这种资源我们有。比如我们认为什么不好，我们有资源要求进行改进，但是这种资源的表示方式没有像加尔文教派那样有力。为什么加尔文教派那么有力呢？根据韦伯的观点，正是因为加尔文教派不合理、不人道的缘故。而儒家思想不是这么怪，但是我们也有一个超越界和一个人间的世界，也有一种悲剧意识，“天”的观念就是代表了一个超越界。举例来讲，根据《诗经》的记录，周朝征服商朝以后，就采用了天命的观念。有人说这只是一种宣传的伎俩，是在征服商朝以后，周公为了justify自己的conquer，搞一点政治的宣传罢了：为什么征服你呢？因为我比较有道德，所以我征服你是合理的。虽然可能有这么一面，但是天命的出现不能简单地化约为就是这件事。天命的意义是什么呢？天命的观念在思想史和宇宙观的层面上建立了一个超越界，它代表了一种哲学突破。因为作为一个胜利者，正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神气得不得了的时候，哪有像周朝那样在征服了以后却搞得紧紧张张的，产生非常强的忧患意识，说：我这个胜利要小心翼翼，不好好搞的话，将来人家要征服你。这是很奇特的，也正是中国人文思想的黎明。我征服了你，我相信